似水年华

主演 黄磊 朱旭 刘若英（台湾） 李心洁（台湾）

根据三十三集同名电视连续剧《似水年华》改编

编剧 黄磊等

文学改编 王以春 张末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本书配光盘（该剧拍摄花絮，主题歌曲及音乐）

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《似水年华》所流经的，

是如画的江南水乡，小桥流

水，千年书院，儒雅的男主

人公与干练的女主人公就在

这幅醉人的水墨画卷中怦然

心动，精灵般的少女，慈祥

的老人……一切都在精致的

镜头蒙太奇中娓娓道来，如

诗如画

ISBN 7-80171-353-2

9 787801 713537 >

ISBN 7-80171-353-2/I·252

定价 26.00元



根据二十三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

永年老十

编剧／黄磊／黄珂／葛杉／傅琦
改编／王跃春／张末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似水年华: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/黄磊编剧;王跃春、张末改编.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7
ISBN 7-80171-353-2
Ⅰ.似…
Ⅱ.①黄…　②王…　③张…
Ⅲ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3242 号

似 水 年 华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　邮编:100007)
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　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　1/32　印张 12.5　字数 270 千字　插页 2
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　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30000 册
ISBN 7-80171-353-2/I·252
定价:26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　电话:84040746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　邮编:100007

China

内容提要

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，也许不是爱与恨，而是擦肩而过却彼此“相忘于江湖”。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也许不是生和死，而是站在你面前却不能说“我爱你”。

乌镇，是中国南方省份的一个水乡小镇，古旧、清净、安详而且幽静，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影子，但那里却可能是世界上最适于恋爱和抒情的地方。

乌镇有座图书馆名叫东山书院，古老的书院本身就起源于一个悲情传说；老馆长齐叔耗尽一生光阴恪守内心的秘密，风烛残年仍厮守在这里；管理员文北大硕士毕业后，因为感情挫败，回到故乡与齐叔做伴，终日整理馆藏的大量古籍借以修补内心的伤痕；而二十岁的少女默默则想方设法亲近着文，尽管文拿她当小妹妹看待。

一次盛大的时装发布会打破了乌镇往日的宁静，东山书院被定为主要拍摄场地，来自台湾的时装设计师、艺术总监英，深深魅惑于书院的宁静与深邃，在书库一排排高大的书架后面，她与文不期而遇。

如果说世间真有一见钟情，那么，英的到来，无异于谋杀了文的理智，而英的离开，则谋杀了文的情感。时装发布会很快结束，英留下自己最喜欢的CD《钢琴课》，回到了台湾未婚夫雄的身边，而东山书院里，从此以后整日回旋着伤感迷离的音乐……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然而，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，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爱——终究是不能忘却的。英按捺不住思念，再次回到乌镇，寻找文的热烈拥抱；至此，文也不得不承认，在喜欢英这件事情上，他对付不了自己。

英因此陷入了两难：一方面，她无法忘记乌镇，无法忘记书院，无法忘记那位儒雅、雍容、令自己沉迷的青年男子；另一方面，她有未婚夫了，雄是个事业型的男子，两人相处十多年，正准备结婚。

怎么办呢？

铸成一生最永恒思念的一段三十岁的爱情童话，就这样在乌镇和台北之间隔山隔水地上演……

China

1

日子像一张蛛网在南方的冬天晃晃悠悠。十二月的江南。十二月的水乡。风很美水很美村庄也很美。万树千山，宁静高远。

鸟群，这时候总是成群结队、朴素友好地飞过乌镇，它们之中有一些会在这里停下来生活。乌镇是一个小地方。地图上没有它的影子。但是在很多乌镇人的眼里，乌镇却可能是世界上最适于恋爱和抒情的地方。

十二月的乌镇酷似美人，典雅、精致、温和、端庄、玲珑而且剔透，完全符合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古典韵致；乌镇的十二月也类似诗歌，细润绵长，甜美芬芳，花好月圆，终日沉醉在小桥流水、夕阳烟波深处，如同大梦一场……

日复一日，年华似水，乌镇就这样无尘无埃地停泊在中国南方水乡。

光阴流转，白驹过隙，乌镇已经借取了太多的少年梦，暗香浮动，散发光芒。尤其当晨曦渐渐在天边亮起的时候，微风轻拂着杨柳岸，浅浅的雾气氤氲在流水边，就连水草和鱼儿的呼吸也变得像丝绸一般柔软，一波一波地荡漾开来……

“不管人事怎么变迁，乌镇永远是乌镇，在这江南水乡最美的一隅，那么温润，如黄昏里的一帘幽梦，又如晨光中一枝摇曳的蔷薇……”

China

这是方文眼里的乌镇——有些怀旧，有些忧郁，也有些朦胧的向往。

一只古旧的乌篷船，此刻正缓慢地游行在乌镇的水巷中，混合着潺潺的水响，一座接一座的石拱桥从头顶掠过，然后是一片天光，亮得发白，有些刺眼。躺在船上的方文，脸上始终盖着本书，像是睡着了，一动也不动，听任耳边桨声咿呀。天空愈来愈放亮了。附近传来几声清脆欲滴的鸟鸣。几缕晨曦斜斜地照进船舱，照在文的身上，缓慢地移动着。他翻了个身，书"啪"地掉下来。他迅速摸起来重新盖在脸上。其实他并没有睡着，可能一路上正想着心事吧？从他嘴角不时泛起的一丝甜蜜而忧愁的浅笑中，似乎印证了什么。

那是什么呢？

船在水中央，桥在头顶上，心事重重的文并未注意眼前的变化，始终懒懒地躺在船上，随着流水在桥洞间进进出出，如同漫步在迷宫里。后来，他总算坐起身来，打量起水边移动的风景。乌镇是文的故乡，他从小在这里生活，后来离开乌镇去北京念书，读完硕士后又执意回到了乌镇。他早已经像熟悉自己身上的体味一样熟悉乌镇，几乎闭着眼睛都能说出这里的一草一木、男男女女。

文依然眯起了眼睛张望，有些无聊的样子。顺着目光望去，可以看见岸上人家的一扇窗户正在打开，阳光映照着玻璃，明晃晃的一片。再前面，是默默家了，一小盆花摆出来，放在阳光下。这时候，默默正站在阳台上梳头呢，小小的人影儿，看上去很美，说不定她正哼着什么歌儿呢。再下去，文远远地看见了岸上更多的人在活动。劲这个家伙此刻正歪靠在桥栏杆上，扛着导游的小旗，在那里打盹儿。不远处，齐叔又跟人家摆开棋盘厮杀上

China

了，旁边还站了几个闲人指指点点。前面桥头上，秀正抱着卷蓝印花布经过，二傻这个可怜的孩子拦住纠缠，一卷布于是弄散了，像一匹小小的瀑布从桥洞上垂进水里，惹得秀发出一连串的惊叫，二傻却嘿嘿地跑远了。玲儿这个小丫头也在岸边玩，平时她最爱跟在文后面，追得颠三倒四……

看着这些普通而熟稔的日常景象，文平静地笑了笑，由衷地感到一阵亲切，可间或，似乎又有些陌生了。真是的！他叹了口气，忍不住摇了摇头。

船靠了码头。文跳下船，快步走上岸来。岸边正好是一道石门，门楣上镌着四字古隶"门门书院"，前面两个字已经模糊不清了，文却是再熟悉不过了，那是"东山书院"。这里，就是他的家。

•

文在深冬早晨归来，穿过门廊，走进了书院，像一滴水洇入宣纸，轻轻地，无声无息地，消失在光阴流转的纵深里……

自从毕业后伤感地回到故乡，这样平静而孤独的日子，文已经独自承受了许久许久。一年？两年？三五年怕是也过去了吧？

文不愿意往这方面去细想，他觉得书院单调的生活也许反而是一种自由自在，一种解放，要不，当初他就不至于伤痕累累归来。可有些时候，当文真正静下来，内心深处却又忐忑不安起来，比如刚才在船上时，他又强烈地感受到了某种甜蜜的忧伤，仿佛期待着什么，又立刻怅然若失……

那究竟是什么呢？文似乎说不清楚。惟一可以肯定的是，每次经过水巷，他都看见水中的一些青苔，仿佛是一群妖精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它们始终那么鲜绿迷人。也许，同样还可以肯定的

China

是，乌镇的生活每天都在平静地重复，没有些许骚动和新意，人们却已经习以为常了，有的人，已经在这里住了一辈子。

譬如齐叔。齐叔也住在书院里。事实上，他是院长。而文则应该叫做书院管理员。所谓书院，其实应该叫图书馆更准确，大家之所以习惯叫书院，那是因为觉着文雅。乌镇人讲究斯文。

几乎每天早晨，齐叔都在同一时间醒来，通常是推开二楼卧室的窗户，习惯性地向外探头望一望，然后转身走开。而隔不了一秒钟，另一扇窗户也打开了，文探出头来望一望，接着也转身走了。紧接着，楼梯间响起了“咚咚”的脚步声，两人走下楼来，将楼下紧闭了一夜的雕花门吱吱呀呀地打开。他们各自走出来，彼此一言不发，继续去开一扇一扇的雕花门。

院子里一片安静，花花草草顶着昨夜的露水，反射着星星点点的阳光。墙角处停着一辆黄色的小摩托，那是默默的车。

两个人无声无息动作着，又将阅览室的大门打开。阳光照进阴沉沉的书库，屋子里像是起化学反应一般一点一点变化着。阳光的斑点投在墙面上，像洇开在纸上的水迹，而地面上，雕花门的影子则像水纹一般漫过，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，终于爬上桌脚，爬上书架，又从书架的缝隙里钻了过去，照得一屋子的浮光掠影、灿烂辉煌。

文和齐叔通常站在门口，看着书库神奇的光线变化。之后，两人一前一后，也不用说话，就踏着“扑扑”的步子穿过整个书库，打开阅览室的后门，后面是另一个院子。

来到后院，院里有一棵粗壮的老树，文总是踩着梯子飞快地爬上树屋喂鸽子。齐叔则一边抬头看着，一边想些什么。后来，他叮嘱了文一句：“记住，一定要来吃早饭，坚持吃早饭活得才

China

长!”接着,齐叔又会说:“我去做稀饭……知道你不爱吃……必须来吃!”然后,他便转身走了,通常小声嘟囔一句:“我也不爱吃。”

文继续呆在树上。成群的鸽子迅速飞起,满天的鸽哨,清晨的空气立刻生动起来。而这时候,乌镇上的人开始多起来,彼此打着招呼,相互微笑。外出的妇女则解开岸边的缆绳,说说笑笑准备行船,她们大都身穿蓝印花的水乡服装,头上搭着一块花头巾,身手灵活。

酒坊里,默默照例在专心致志地吃酒酿,吃得整个碗都盖在了脸上。酒坊老板瞪着眼睛看着她,手里拿着家什,盛满了酒酿,看样子随时准备给默默添加。一大群鸽子由远而近、响亮无比地飞过来,酒坊老板忍不住抬头张望,感到空气仿佛也被扇动起来了,扑打在脸上凉丝丝的。等他缩回脖子,默默已经将空碗放在桌上跑了出去。

“慢点跑!”老板冲着默默远去的背影喊道,“没醉也慢点跑……”

少女默默经过酒坊后院的时候,巨大的酒缸正蒸汽腾腾,她没留意,继续往前跑,并坚定地穿过了染坊前而那一大片晾晒的蓝印花布。当经过自家楼下时,她放缓了步子,停在楼下。秀从二楼窗口探出头来:“别跑! 哪像个女孩的样子。”

默默笑嘻嘻地说:“嫂子,帮我浇海棠!”

秀扬了扬手里一双奇形怪状的皮鞋说:“帮你哥擦皮鞋,帮你浇海棠,帮玲儿整理书包……玲儿!”她转身叫了一嗓子。只听得楼梯上一阵乱响,玲儿一溜烟冲出来,老远就对默默嚷嚷:“小姑,我和你一起去!”于是默默带着玲儿在乌镇的清晨奔跑,一前一后,像两只麋鹿,风姿绰约地穿过一条青石板路,来到东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山书院。

默默最先跑进书院，在摩托车旁掏钥匙的时候，齐叔走了过来，而文则转身进了屋子。

“早！”默默笑嘻嘻地冲齐叔鞠了一躬，大声说着，却伸头看文的背影。

齐叔更大声地说：“早，早，早！快点吧，要不又得迟到！”

默默骑在摩托车上回答：“今天不会吧？”

玲儿手里拎着一个大书包，这时才跑进院子，气喘吁吁冲到默默面前。“齐爷爷早！”她也脆生生地跟齐叔打招呼。

齐叔疼爱地摸了摸玲儿的头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好孩子又来送小姑呀！哟，怎么今天穿了……”

齐叔话还没说完，玲儿就打断了他，大声地冲着默默说：“不上课不行吗？！”

“不行——”默默同样大声说，“真烦人！一大早就知道缠着我，晚了可得赖你！”

玲儿被小姑说得有些委屈了，小人儿站在院子里，半天不吭声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儿。见此，默默只好下车，蹲下身来，轻言细语哄起玲儿来：“好了好了，等我下课了，马上回来跟你玩儿，好吗？”又想起了什么，她柔声告诉玲儿：“乖！去跟文叔叔说早晨好。”玲儿乖乖地向后边跑去。默默抬起头来望着二楼，二楼文的房间的窗户半开半掩着。很快，玲儿又跑出来，说：“小姑，文叔叔问你早晨好，叫你快走，不要迟到。”

默默有些不甘心似的，小声嘟囔着：“没意思……”看见玲儿正恋恋不舍地望着自己，于是改口道，“好吧，我走了。”

看见玲儿还是不舍得放默默走，齐叔过来打圆场：“玲儿，好了，让小姑上学去吧，今天爷爷陪你玩儿。”

China

玲儿撅着嘴说:“爷爷跑不快,不好玩!”

齐叔笑了:“那就叫文叔叔陪你玩儿,他跑得可快了,比默默还快……”

玲儿仍然倔强地拉住默默的车。

默默只好坐在车上,一只脚点着地,试图说服玲儿。这时候,她突然看见二楼上的窗户推开了,文的身影在窗前晃过,今天他穿了一件白色的外衣。谁也没注意到,默默的脚微微踮了起来……

齐叔催促默默道:“快走吧,玲儿交给我了,你慢点儿骑。”

“嗯……”默默轻轻点了点头,那只踮起的脚悄悄放了下来,她一踩油门,骑车出了书院。

玲儿追着默默黄色的小摩托车也跑了出来,边跑边喊:“小姑!你的书包,书包……”

齐叔也跟着出来,停在书院门口,冲默默挥了挥手:“书包,书包,慢点儿!”

默默的摩托车“嘟嘟”地冲上石桥,惊飞了一群停在桥上的鸽子。玲儿还在后面追,气咻咻地停下来,小大人似的摇头叹气:“丢三落四!”

齐叔送走默默后,转身上了楼梯。上了一半,他停住了,对楼上说话:“你真敢不吃早饭!”

文在二楼房间里瓮声瓮气回答:“我吃了。”

“蒙谁呀!”齐叔说。

“我真的吃了。”文说。

齐叔无可奈何,摇摇头,泄气地说:“算了,不和你计较。”走了两步,他又折回来,吩咐文说:“你照看一下前面,我去看看你爸妈。你爸妈要是在,看你敢不吃早饭……”

China

文在上面接过话头:“他们肯定不会逼我吃那么难吃的东西……”

“嘁!”齐叔哼哼了两声,边下楼梯边自言自语,“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么难管?!”

齐叔走了。整个书院顿时安静下来。太阳这时渐渐升了起来,阳光透过树丛密密匝匝的枝柯,洒了一地斑驳的影子。文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他走到铜炉边,往里面加上炭,待火烧旺后,放上一个大铜盆,里面加上热水和一些草屑,再盖上一顶细竹篾算子。然后,文从书架上取出一册古书,先把腐朽的线头小心拆开,再拿起一片薄薄的、磨得溜光的竹片,仔细地把粘连的古书一页一页打开。一会儿,蒸汽慢慢升腾起来,文拿起一页纸,轻轻一抖,铺在算子上……

算子上铺满了一页一页的古书,房间里满是蒸汽。很快,文把算子拿到一边晾着,转身从书架上拿下一个沉重的木夹子,再把潮湿的一页纸放进去,用力一夹,打开以后,一页崭新硬挺的纸呈现在眼前。算子渐渐地空了,屋里到处都是晾的纸张。整个上午,他一直在聚精会神从事手边的工作。偶尔几声鸟鸣从屋顶树梢上传来,他也充耳不闻,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日头已经高悬头顶。

乌镇的正午,太阳高高在上,一些发白的石头倾倒在水边,枯黄的茅在风中传递着零星的温暖,老猫从酒坊老板家的后院出走,醉醺醺地游过酸溜溜的日子。这时候,乌镇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摸着肚皮,各自回家惬意地睡个午觉,胡乱想些暧昧而慵懒的事情。小镇愈发地显得寂静。

China

二傻歪坐在人家屋檐下，嘴里嘟嘟囔囔，看地上蚂蚁上树，看天上云卷云舒。

整个上午，劲的“环球旅行社”都没揽到生意，劲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小的乌镇，却不知为什么要给自己一个人的“公司”起这么个大而无当的名字。他有些泄气了，懒洋洋地躺倒在水边的一排美人靠上，翘着二郎腿，让老婆秀细心地帮他擦那双奇形怪状的皮鞋。

由远而近传来一阵和小镇很不协调的音乐和嘈杂的人声，衬托得乌镇的正午更加宁静了。几个游客过来了。劲立刻像弹簧一般从椅子上弹起来，精神焕发得吓人。他不知从哪里抽出一面导游的小旗子，举得高高的，开始带着人走。

一小队旅行团的游客在劲的带领下，劈里啪啦走过乌镇的青石板街道。劲走在最前面，歪戴着一顶棒球帽，不停地挥舞着小旗子，手中的喇叭放着一首老歌《十五的月亮》。他很快将这队人带到了书院门口，清了清嗓子，然后举起了喇叭：

“各位朋友注意了啊，这里就是著名的东山书院，已经有三百年历史了……想当年，乾隆爷七下江南，就七进东山书院，这每一停可就是七天，就住那间从南边数第七间房子。大家看，就是那间……”劲连说带比画地将大家领进了院子里。楼上，齐叔正在午睡。劲看了看二楼的窗户，对大家做了个请安静的手势：“诸位，请勿大声喧哗，这里是书院，请大家尽量不要吵闹！嘘……”游客安静下来，劲蹑手蹑脚的样子引得大家大气也不敢出。

文此刻正在书库中对一些古籍拍照，一抬头，看见劲笑嘻嘻地走了过来。

“又干吗？”文明知故问。

China

“什么干吗，来吗。”劲招着手。

“别闹了。”文说，“没看我正忙着嘛。”

“帮帮忙，又不是第一次，还不好意思了？”劲边说边过来，拉起文就走。

文挣扎着：“不是不好意思，你这不是拿我当道具吗？我……”

“那怎么了？关键时刻你就帮帮我嘛。”劲只管拉着文。

文说：“你每天都有关键时刻，我……”

劲不容文再说什么，强拉着他往外走，一边走一边喊着：“诸位……诸位……”

文只好随了劲，同时提醒说：“小声点儿，老爷子在睡觉！”

劲一边说着“对不起”，一边拉着文走到院子里，文只好面对众人。

劲小声介绍道：“诸位，这位在我们乌镇可是大名鼎鼎，方文先生。方先生从北京读完硕士，荣归故里，他不贪慕都市的繁华生活，洁身自好，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。这也是来源于方先生的血统，他的祖先曾经有过几代状元，而且乾隆爷还和他的祖爷爷是好朋友呢……来，来，来，大家一起拍个照！”

文听这段话已经是无数次了，他面无表情等劲说完，就主动走向人群，准备合影。劲手忙脚乱地伺候大家拍完，就招呼大家离开，到门口集合。同时不忘小声对文说：“谢了！”

“你这家伙呀，我都觉得自己真和乾隆爷有关系了。”文埋怨道。

“那就对了，这就入戏了。”劲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，“也许就是真的呢。哎，多谢！我走了。”走了两步，他又折回来：“噢，你的信，北京来的。”他交给文几封信件，刚走两步，再次回身：“哎，

China

我问你，明天……”

“去你的！”文挥着手说，“明天你可真的别来捣乱了，回头老爷子真跟你急了！”

文将劲打发走后，独自站在院中，拆开劲递给他的信，边走边看：

方文同学，你好。这里是90级的同学联谊会。我们定于今年春节后的第二个星期天，举行同学聚会，希望你届时能参加。联系人：葛大可，联系电话……

文走进书库，在桌前坐下，又拆开了另一封信：

方文，我是大可。大可不必的那个大可，记得吗？将通知寄给你，等你回音。许久没有你的音信，大家都挺惦记你。不知近况如何？你离开北京时说不再回来，没想到你不仅是不再回来，连个消息都没有了。我们都怀疑你真的隐居了，这可不像你。还是应该告诉你，她结婚了。不是那个男的，是咱们的哲学老师，没想到吧。我们全体吓了一跳，跳完就说，方文这回踏实了，嘿嘿。哎！跟我们联系一下。我这外号大可不必还是你起的呢，现在回赠给你，你大可不必消失这么久嘛。回北京来吧，大家一起干也挺好的。祝顺利，大可。

文看完信，笑了笑，折起信，走到鱼缸边，手指划过鱼缸，然后愣在那儿。巨大的鱼缸里孤独地游着一条鱼，自由自在，无依无靠。半天，他才走出书库，快步回到二楼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又走出来，走进楼道对面的另一个小房间。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